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目 录

- 国民党第八十五师的创建和抗日……………陈弦秋(1)
-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十五师……………陈德明(9)
- 一〇二师参加抗日战争的经过……………罗平野 刘铁轮(23)
- 我在一〇二师的亲历与见闻……………曹文奎(53)
- 新编第八师在豫北、晋西、晋南各地抗日战斗的历程
……………朱振民 熊先煜(78)
- 一四〇师改组及参加抗日战争概述
……………牟龙光 程奎朗 李祖明(106)
- 我在一四〇师参加湘北鄂南抗战的回忆……………黄德升(140)
- 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片断回忆……………许俊陶(150)
- 一二一师参加抗日及其前后的回忆……………黄复美(156)
- 忆南京保卫战……………万式炯(168)
- 国民党陆军预备第二师的成立及出省抗日……………田仲模(175)
- 远征军滇康缅边区的抗日战斗……………刘铁轮(179)
- 回忆中国驻印军及收复密支那战役……………吴行中(189)
- 忆滇缅路上松山抗日战役
——日寇一个联队“全员战死”……………王景渊(201)
- ✓ 回忆松山之战……………王光炜(204)
- 在缅抗日见闻……………朱则寅(218)
- 国民党新编二十八师参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
抗击日军纪实……………罗再启(222)
- 南京受降目击纪略……………夏祿敏(228)

国民党第八十五师的创建和抗日

陈 弦 秋

八十五师创建前后

一九二八年四十三军第一师副师长谢彬在战场负伤到上海医治住在我家。谢对我说：“四十三军已经垮了，只剩下残余在铜仁。但是我们不能不过问贵州的事，这非有军队作资本不可。我们还是只有把这些残余部队收整起来，才有本钱，才有发言权。这段期间，你是在外面工作，离开了部队，我一直是与官兵们在一块，我回去收整部队，你在外面作政治、经济方面的工作。我两弟兄建立一支队伍来争取贵州政权，我们不分地域、学系，只以人才为是。”我很同意他的这种见解，便帮助他回铜仁去收整部队。

一九二九年，我到南京去见军政部长何应钦，我向何说：“贵州周李之战已告结束，两败俱伤，周西成阵亡，李燊败走香港后潦倒而死。四十三军将领皆是我的同事，二十五军将领多是我的同学，两军将领又皆是你的学生或部属，我想去贵州说服两军将领合作，为贵州留存点实力，以为国家使用。”何应钦同意我的建议，乃派我为他的使者，写信给各将领交我带回贵州。接着蒋介石派李仲公与何应钦之弟何辑五为中央特派员来贵阳办理贵州善后事务。

当时，四十三军残部集于铜仁，二十五军余部由毛光翔率领。在周李之战中二十五军虽元气大伤，但毛光翔仍掌握贵州军政大权，不愿放弃“桐梓系”统治贵州，他欲借川军

赖心辉部来消灭四十三军残部。因为赖心辉军在四川内战中失败，退至贵州边境，是他允许其借驻黔东一带的。同时李仲公想当贵州省主席，客观形势已不许可。我与何辑五是贵州讲武学校同学，于是我对他说：“我原以为周西成、李桢已死，两军可以合作，但毛光翔却不肯放弃以桐梓系统治贵州的狭隘思想，还要借川军来消灭李军残部，我认为李军残部应该保存下来才合理。李军中的三个师长杨光琛、张廷光、雷世光都能力薄弱，只有杨师的副师长谢彬有志气，有胆识，可以扶持，你可电请部长（何应钦）把四十三军缩编为师，保谢彬为师长，为贵州保存一部实力，也可以为国家使用。”何辑五同意我的建议，当即将此事电陈何应钦。贵州乃何的家乡，何表示支持，而那时何应钦与蒋介石关系颇好，蒋同意何的意见，遂将四十三军缩编为新编第十师，升谢彬为师长，收整部队，待命调离贵州。

一九三〇年，我向何应钦请拨款作该师开办费，何拨款八万元，令新十师调至武昌，旋调驻湖北的通山、通城、崇阳三县。一九三一年又将新编第十师改编为第八十五师，仍驻原地。时国民党“进剿”红军，八十五师的任务是负责防守三县，阻止红军向西扩展。在新编第十师时我任参谋长，改编为八十五师时，我任副师长。我与谢彬同心协力，一心整好八十五师，为贵州保存一部实力。

八十五师初建时，与红军交战不多。能记忆的有几次：一次是部队初到通山，八十五师与乳苻佬部交战；一次是在崇阳县属沙坪坝与红军交战；一次是在通城商军交战，规模都不大。唯通城之战，八十五师损失较大。一次我由汉口回崇阳，乘火车到蒲圻，崇阳派一连兵来蒲圻护卫，代参谋长余辉廷下命令派兵后，从司令部回到他的住所，感到派兵太少，又返师部再下令加派兵一连到中途接护。我率兵一连

到中途红下。此地左面是河，右面是高山，前面是小高地。红军埋伏以待，我进入伏地，四面枪声大响。我率兵冲击小高地，正危急间，崇阳随后加派的一连兵，行至小高地的反面，闻枪声遂从反面进攻，红军误认为走漏了消息被两面夹攻而退走，我才得安全返部。此役危险异常。

一九三三年，八十五师调驻江西，时国民党宋希濂师亦驻江西。宋师将进攻抚州附近的王家山红军。宋师一营、八十五师一个营相配合，由宋指挥。宋师之营，按战术慢慢搜索前进；八十五师之营直向山冲击，首先夺取了阵地。宋希濂问八十五师的营长周仲良：“你们为何不按战术搜索前进，而直冲上去？”周仲良答：“我们副师长说，冲锋要勇进。”因为在当时，我认为双方军队都未经严格训练，运用勇气即可制胜，加上对方武器不良，射击技术亦差，不会有太大伤亡。另有八十五师一个团守南堡，红军进攻，战斗也不太激烈。

一九三四年，八十五师调福建，亦是防守后方，未加入前线作战。红军北上抗日，八十五师调贵州，行至湖南桃源，长沙告急，又调回长沙，旋调至四川万县，乘船赴贵州，由我率领。师长谢彬留汉口。八十五师与红军的作战，在一九三四年前仅是这几次小规模接触，而无较大的战斗。

谢彬留在汉口时期，去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何说鄂西吃紧，八十五师能战，纪律又好，支援配合后再回贵州。谢虽不愿意，但又不便拒绝，只好应允。于是改令部队先赴鄂西利川稍驻。到利川后，何成濬令八十五师留一部守利川，主力开赴来凤。谢彬对我说：“我两弟兄，当一赴来凤，一留利川，谁去谁留？”我说：“你是主将当留守后方，我去前线好了。”谢说：“这些时间都是你在前方，你再苦一

次好了。”我们商定次日即由我率领主力前去来凤。这时何成藩已乘飞机到施南，夜间用电话与谢彬谈话，问准备好否？谢当时以主力出动，自己身为主将不去不好，遂在电话上答复：“准备好了，明天我率主力赶来凤，留副师长率兵一团守利川。”改变了原来我赶来凤，谢留利川的原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谢彬率两团一营行至板栗园。此地乃一长约十华里的长谷隘道。谢恐怕被红军伏击，不肯冒然前进，就屯兵于谷口，筑工事，派探前往侦察。侦察回来报告，谷中集市贸易闹热，安静无事。谢遂令部队速行通过。殊不知贺龙将军早已安排好了，只待“请君入瓮”。当部队进入谷地时，红军居高袭击，谢部不能展开应战，徒受袭击，除少数逃散外，几乎全军覆没，谢彬当场阵亡。

谢彬久留汉口，是有原因的。谢彬之妻陈氏，系一旧式妇女；谢久欲再娶。他路过常德时，结识了一个医院的女护士，商议婚娶。回汉口时告知陈氏，陈氏自知弗如，也常佯称要为谢娶一适当的。现听谢说要娶一护士，心仍嫉妒，于是欺骗谢说：“我年来都在为你物色佳偶，现已选得一人，能作诗词歌赋，又有新知识，她最初还不肯，后经我极力说服，她才同意。”陈氏遂出示一张电影明星像片给谢看。谢彬信以为真，受了陈氏的骗，总想会一会这个才女，陈氏多方托辞推脱，谢便久留汉口，在汉口又不能不去见何成藩，才导致八十五师的大部覆没及其阵亡。

刘竹铭是八十五师的参谋长，原在第二旅任营长，是贵州讲武学校学生。当时，国民党令八十五师派一将级军官去进陆军大学，师长谢彬不愿去，决定我去进陆大，而刘竹铭无理要求我让他去。我为了顾全大局，遂让他去，可是他考不取，只能进军校高等教育班。他在南京知道八十五师战败，往见军政部长何应钦，诈称：“八十五师在鄂西战败，

师长阵亡，副师长失踪，请求回师办理善后事宜。”何许其请，他又要求何应钦写信给何成濬，还要求派飞机送他到施南，何亦许。刘竹铭拿着何应钦的信到汉口见到何成濬，诡称：何应钦是他的老师，本意要他回部负收容整理八十五师之责，信上不好明说。何成濬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要想讨好何应钦，遂下令派飞机送刘，并令鄂西总司令徐源泉办理。

在此以前，何成濬曾电蒋介石，谓八十五师师长谢彬阵亡，请以副师长陈鸿远（我原名鸿远）代理。蒋也已有明令，因我恨何成濬导至八十五师之惨败，就未复电感谢他，他于是对我不满。所以刘竹铭的请求，他就完全应允了。

刘竹铭回部队后，展开其阴谋活动，先约了几个与他平素接近的营长，诈说上级对八十五师这次的惨败，非常生气，要将所余部队补充给其他师，还是经他向上级说八十五师能战，又忠于党国，上级才派他来负责。八十五师因谢彬是贵州铜仁人，又是在铜仁成立的，官兵多是铜仁、松桃一带的人，刘竹铭又以“铜松系”为号召，以利用、威胁、欺骗的手段私结营级干部，图谋夺权。

这时何成濬又电告蒋介石云：“前曾电请以八十五师副师长陈鸿远代理师长，现有该师参谋长刘竹铭来称，该师官兵以铜仁、松桃人为主，请派刘负责收容整理更为适当。”我得知后，认为本师大败，师长阵亡，行营主任又明令刘竹铭负责收容整理，遂让他来办，我便离开了部队。

我离开部队后到四川峨眉见蒋介石，具实报告了作战情况，并请准我进陆军大学学习。蒋介石听了以后，令我回部队待命，并已先电委八十三师副师长、黄埔一期学生、贵州人陈铁来任八十五师师长。又令八十五师移万县整顿。陈铁在成都和我会晤，并要我同时返部队。这时部队已奉命到达万县，蒋介石又令八十七师师长孙元良监视八十五师是否听命办理。

新任师长陈铁到了部队，而一心要想当师长的刘竹铭遂对陈铁大肆威胁说：“我们铺好的床，谁要来睡是不行的。”又令营长集合，逼迫陈铁讲话。营长们向陈铁示威，刘又普遍请全部军官宴会，暗示军官们要“拒陈拥刘”，又扬言“如陈铁继任师长，就要将部队拖走”。

陈铁在此情况下，便据情电报于蒋介石，蒋即令宜昌行辕主任陈诚将刘竹铭逮捕，送宜昌军法会审，由孙元良师派兵一排用轮船押解刘赴宜昌交行辕处理。刘竹铭临行时向我告穷，我送给三百元用费。到宜昌时，卫戍兵检查其行李，发现其箱内有三千元法币，此钱是他到部队十几天所贪污的。又查出有毒品红丸、海洛英一大包。军法会审时，法官对刘竹铭说：“不问你在八十五师做的那些坏事，只问你带了一大包红丸，国家明令带红丸的就枪毙！”遂将刘竹铭枪毙于宜昌。八十五师正直的官兵莫不拍手称快。

陈铁治军甚严，机警敢为。到任后即撤换了团、营长，下级军官亦大部撤换。由于营长们曾集结示威，又支持刘竹铭，除全部免职外，还枪毙二人，关押一人。部队与红军作战遭大败，但逃回的官兵仍很多，仍编为三个团。一九三六年移驻南京浦镇，缩编为第二五三旅，另拨皖军刘震清旅合编，刘为第二五五旅旅长。又发给新式武器和装备，部队焕然一新。至此，黔皖混合，已不是以黔籍子弟为主的部队了。

八十五师在抗日战争中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八十五师由蚌埠、徐州出发，在沧州集中，步行赴河北抗日。我那时回乡奔丧，赶回后即奔赴前线。率部队步行至南口，即在抓舌山与日军战斗一日，奉命转入山西，八十五师归卫立煌部，卫当时任十四

军军长兼山西前敌总司令，辖第十师、八十三师、八十五师。这时晋军大败，立不住阵脚。十四军来到任主力军，在忻口与日军大战。八十五师激战十余日，夺回了南怀化阵地，日军虽多次反攻，均被击退。后我军奉命撤退，在山西一些地区打游击，八十五师以晋南为根据地，与日军对战达五年之久。

一九三八年，陈铁升任第十四军军长，我升任八十五师师长。在济源县蒲掌村，阻止由封门口进攻之敌，与敌军相持半个月，使敌寸步不能进。敌我相隔不到一百公尺，战斗颇为激烈。之后，总司令卫立煌来到战地视察，叹为奇迹。八十五师能与日本侵略军强敌死战，第一是官兵有决战敢死之心；其次是敌军虽然武器精良，军队能战，又有飞机轰炸大炮作远距离轰击，但我的对策是迅速接近敌人，使其飞机大炮失去威力，在近距离内，敌失去优越条件，故能相持不下。战后据群众说，有一次见日军拾得八十五师的一枚胸章，知道所遇的是八十五师，惊曰：“又遇到这全师啦！”

又一次是晋城之战。据报日军将弃晋城，令我师乘机攻取。于是，我师占据城外高地，敌在城内据坚固工事死守，我看攻坚困难，牺牲大而价值小，故主张后撤，陈铁不许，只得变主动为被动，与敌军相持，敌人派汉奸侦察，知道我师部驻地，派兵绕道百十来袭击。此地乃是一个椅子形，左右和后方都是绝壁，只有前面是出路。我于晚饭后命将师部向左前方移动，参谋长谭本良说：“天将黑又有小雨，为何要移动，你疯了吗？”我说：“我总觉得要移动才好。”其实我也并不知道敌人将要来袭击，只感到师部驻在那椅子形的地带不妥，于是师部移开此地。敌人果然于深夜来袭，封锁了出路，将要进攻，才知八十五师师部已不驻此。惊问居民，群众说昨天傍晚时，师部已向左前方移去了。敌又向师

部移处进追，与我警戒部队接战，这时前方各团电话线，已被敌人剪断，不能进行联络，师部决定后退。而作向导的人见敌人进攻已经逃去，师部初到此地，地形不熟，正在危急时刻，忽然有一白须老人走来我的面前，请为带路。在这老人的带路下，经过一隐蔽地，徒涉一小河，遂脱离敌人，安全退走。敌人的目的不在决斗，故亦不迫，我前线各团也安全撤退未受损失。战后回忆，真是险奇：师部若不先移开椅子形地，敌人阻断出路，则只有覆没于内，或被敌俘，若无白须老人带路，则亦不易脱离敌人。这位白须老人不避战险自请带路，徒涉河后便不知去向，应是隐居的爱国老人，真令人惊迷不已！

一九四〇年，我请辞八十五师师长职，以安置他人，调升我为十四军副军长，以原任本师的旅长，现任军参谋长谷嘉继任。他继续率领八十五师与日军战斗。

从一九二八年我与谢彬共同商议为了保存贵州部队的一部实力，建立八十五师开始，直至一九四〇年我请辞去八十五师师长职务，历时十二年。其中除了在一九三六年我进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二期受短期训练外，都未离开八十五师。这个师曾与红军作战而遭惨败，后期在抗日战争中与日军侵略军交战，又多次获胜。这说明了一支军队只要是为正义、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哪怕在武器低劣，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人民群众总是不避艰险来支援，官兵的士气也总是旺盛高昂的。八十五师的前身是黔军四十三军，其中官兵及领导人又多是贵州人，现仍有健在者，我作为该师的创始人之一，虽年已九旬，这十二年间的经过，尚历历在目，仅追忆如上。希知情者补充。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十五师

陈 德 明

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在有名的忻口战役、洛阳会战中，曾与日军坂垣师团、牛岛师团等部作过殊死拼搏的国民党十四军八十五师，绝大多数是贵州人，其中不少是黔北、遵义的子弟，他们在抗战的历史上，写下过光辉的一页。我曾在八十五师任过团长、副师长、代理师长，兹就所知情况，叙述于后。

(一)

八十五师原为贵州地方部队，前身是黔军李晓炎的暂编第七军，后改编为四十三军。谢彬原在该军任副师长。一九二九年，谢彬在其家乡贵州铜仁等县，征募黔东子弟近一万人，改编为新编第十师，由谢彬任师长。调驻鄂南崇阳整训，将近三年，改为第八十五师，调四川忠县。谢彬在湖北板栗园与红军作战中阵亡后，一九三五年九月，贵州遵义人陈铁以十四军八十三师副师长调任八十五师师长。由于该师在作战中损失太大，又久未领饷，军心混乱，参谋长刘竹铭刚在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别具野心，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藩处骗得一纸代师长的命令，企图驱走副师长陈弦秋，威胁陈铁不敢到职，把部队拖往广西投靠李宗仁、白崇禧，依附桂系。

其时部队驻四川忠县，陈铁只身赴任，刘竹铭派一个营在师部周围驻守，还派副官、勤务兵各一人加以监视，杀机

四伏，陈铁经过几次集合讲话后，得到部份连排长的支持，同时代参谋长毛梦先不同意马上把部队拖往广西，欲待陈铁把部队装备好后再行动。十天后陈铁乃将部队开往万县，但刘竹铭仍暗中积极策划，阴谋拖往广西。在这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陈铁采取了果断措施，除一个秘密揭发此一阴谋的营长吴锦书外，将参与刘竹铭阴谋策划的营长、团附一律关进万县监狱，经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将两个营长枪毙，其余的均判处徒刑；代师长刘竹铭被押送宜昌行营处死。又经过四十天左右的紧张应付，才将部队稳定下来。在万县整训三个月，中级军官已完全由黄埔学生担任，这支部队就成为蒋介石系统的基本部队了。

(二)

一九三六年春，八十五师奉调南京浦镇附近。军委会拨独立四三旅（旅长刘震清）给八十五师，遂改编为两个旅四个团的整编师。陈弦秋任二五三旅旅长，刘震清任副师长兼二五五旅旅长（后调扬州师管区司令，离开八十五师），换发新式武器后进驻蚌埠整训。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又调驻德州。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十四军军长卫立煌率部到保定作抗战准备，请准调八十五师到保定归他指挥，从此八十五师归入十四军建制。部队到保定时，卫立煌的军队已去南口增援杨恩伯的第十三军，留八十五师一个团由二四九旅旅长陈武（广东人）指挥，在门头沟西的千军台防备日军来截击十四军的后路。八十五师到达千军台时，正值八十三师的那个团被日军攻击，伤亡甚大，八十五师就立即接防与日军激战，几天后敌始退去，卫立煌率部队回到千军台，接着就调山西，参加忻口战役。

忻口战役时，卫立煌已由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战场所所有军队（包括十八集团军）。这时日军主力从大同南犯，拟进占太原，威逼阎锡山投降。卫立煌督率所属第九军、十四军赶到忻县，在忻县以北的忻口之线与日军激战，前后打了十一天，由于山西部队李服膺部节节败溃，第九军军长郝梦麟及其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均在白水壮烈牺牲。日军遂向八十五师防守阵地忻口进攻，企图迅速突破忻口，直下山西省会太原。卫立煌在他的忻县总指挥部命令陈铁死守忻口。陈铁根据卫的命令，将该师两个旅（四个团）利用山西军队原有的工事，构成阵地，左与晋军傅作义部队，右与十四军的第八十三、第十两师联系共同防守。但日军则以全力猛攻八十五师忻口防线，每当战况紧迫时，陈铁亲自督战，固守阵地。卫立煌的战略是要使敌人进至忻口袋形地带，以便两面夹歼。正当晋北忻口战争紧急之时，不料由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向山西进犯的日军，突破了晋东要隘太行山娘子关，直趋榆次，威胁太原的侧后，忻口守军将有被前后夹击的危险。于是再无据守忻口的必要，卫立煌遂令忻口全线部队迅速后撤，八十五师经文水、交城向晋西北区转移。这次八十五师在忻口与日军王牌军坂垣师团激战十日，敌务在必得忻口要隘，多次冲犯，均被击退，日军遭受重大伤亡，八十五师损失兵员达三分之二，营、连、排长伤亡过半，代团长刘眉生阵亡（遵义人）。无怪陈铁在忻口战事结束后，抱着点名册，见损失这么多官兵，痛哭起来。这是抗日战争初期，八十五师在华北战区参加作战的一次有名战役。

十一月初，由西太原被榆次方面来犯的日军占领卫立煌所辖的十四军之第十、第八十三两师沿汾河两岸南渡到韩侯岭、霍县、赵城等地，八十五师在晋西蒲城、汾西等地区

防制敌人。卫的总指挥部转移到河津、禹门口附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十五师由晋西开到晋南平陆县、茅津渡补充整训。

(三)

卫立煌率领的十四军八十五师，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在晋东南的闻喜、冀城、垣曲、阳城、沁水和晋城等县打击日军。这些县介于太行山与中条山之间，背后有黄河阻隔，以小木船渡过汹涌的黄河，后方交通不便，且易被敌人封锁。八十五师是采取机动与敌作战，经常与敌保持接触，不断发生小规模零星战斗。除这些小规模战斗外，还有以下的一些主要战役：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十五师配合八十三师北上，对闻喜、侯马之敌进攻，战斗相当激烈，经过几天的攻城战和巷战，打走了日军。由于这两地无险可守，十四军和八十五师主动撤至闻喜、垣曲山区与敌对峙，不断发生一些小型战斗（以上陈铁任师长时的战役）。

一九三八年六月，垣曲、蒲掌战役。当时侵占河南济源之敌，企图打通垣曲与晋南运城日军联络线。八十五师在蒲掌地区与敌激战七、八日，将敌击退，粉碎了敌人的妄想。八十五师也受到一定的伤亡损失。经过闻喜、蒲掌战役后，兵员损失急待补充，在得到战区的拨补后，于是年冬开往阳城驻防。

一九三九年六月，八十五师进驻在冀城以东地区布防，与企图向阳城窜扰之敌激战。阻止了敌人以后，又与敌在冀城上甘岭一带山区对峙到十二月上旬，敌又大举向八十五师阵地进犯，八十五师与敌发生过多次战斗，终于阻止了敌人的前进，相持到一九四〇年春季。

一九四〇年五月，冀城和晋城之敌，同时从东西两面向阳城进犯，八十五师先在冀城驻地与敌激战十余日，后因另一股敌军迂回到八十五师侧后，向阳城进攻，十四军乃命令八十五师向右旋转，改换正面，反过来威胁敌的侧后方，敌遂改变向东行进的方向，南向董村镇方面的八十五师阵地攻击。战斗比较激烈，敌我相持十余日，敌始分向冀城、晋城方面撤退。此役是十四军八十三、八十五两师配合作战的。

是年七月，八十五师又开往晋城西北的二十里铺附近布防，监视晋城日军。敌军侦知我军阵地虚实后，突向我发动进攻，八十五师受了相当损失。经激战后，撤回阳城驻地，敌军也同时撤退晋城（以上是陈弦秋任师长时的战役）。

经过以上几次战役，八十五师补充了大量兵员后，开往中条山驻防整训。十四军暂归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指挥（曾万钟是朱培德旧部，一九四〇年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一九四〇年底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十四军调过黄河，先在临汝县境防备日军进犯洛阳。一九四一年初，八十五师调到浞池，以一部守备河防。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十五师奉命派二五三团（欠一营）和二五四团两个团北渡黄河，增援垣曲以北的十四军九十四师和刘茂恩军团的十五军。二五四团使用木船先渡河，二五三团渡河尚未完毕，前线部队即崩溃下来，两个团被敌包围在黄河北岸。时敌寇已深入中条山地区，战区各军均被击溃，八十五师两个团孤立无援，苦战一昼夜，二五四团团长耿阳鹏（湖南人）、副团长陈新民（贵州人）、二五三团副团长张祖农（浙江人）均阵亡。二五三团团长陈德明率领少数部队突围返回南岸驻地（这是谷嘉任师长时由张阳鹏代理师长的一次战役）。

一九四二年以后，十四军驻防洛阳，担任洛阳警备和黄

河防务。八十五师以两个团布置在黄河岸，不时以小部队渡河扰敌，刺探敌情，未发生过营以上的战斗。

(四)

一九四一年夏，张际鹏(醴陵人，黄埔第一期毕业)接替谷烹(耒阳人)任八十五师师长。到一九四三年夏初，张际鹏又接任十四军陈铁的军长职务。原来陈铁是一九三八年升任十四军军长的。陈与卫立煌的关系很深，早在北伐战争前一九二六年初，卫立煌在广东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团长时，陈铁任卫的营长，相处无间，后卫由师长下台，陈也离开军校军官团团长职务，与卫立煌同去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友谊更深。抗日战争开始前，卫要求将陈的八十五师拨归他领导的十四军，视陈为心腹，以后又提陈为十四军军长。卫离开第一战区后，由蒋鼎文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要陈铁交出十四军军长。陈铁离开十四军后，仍保留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职位。总司令李家钰死后，所属四十七、十四两军调离一战区，三十六集团军就无形撤销了。陈铁回贵州遵义家居，后调他去任云南军队孙度集团军副总司令，部队驻东北，他未去就职，直至一九四八年卫立煌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时，陈铁才去任副总司令(副总司令有几个)。由此可见，陈铁与卫立煌的关系非常亲密，是共同进退的。其中原因除他们两人是几十年的长官与部属关系外，在思想上他两人有不满蒋介石的共同点。蒋介石对卫立煌是既不相信但又要用他。蒋对卫、陈所创建的十四军是采取分割离解的手段。蒋鼎文要陈铁交出十四军军长，也就是执行蒋介石分割离解十四军，不让卫立煌、陈铁指挥十四军的旨意。蒋介石把卫立煌调离第一战区、陈铁调离十四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怀疑卫、陈二人与中共有联系。根据笔者从

当时局势来看，中共方面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与卫、陈的联系，是属于统战性质。而在国民党一些人看来，则认为其中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联系。一九四四年初在八十五师时，我曾问过王连庆（他那时是十四军副军长，原先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副官处长），他知道卫与中共方面有所联系，我向王：“卫长官离开第一战区，是不是因为他思想左倾？”王微笑说：“岂止左倾！”我们彼此心领神会就不往下谈了。由此可见一般。蒋介石原来就不信任卫立煌，现又发觉卫与中共有“密切联系”，当然，非把卫调开，将十四军交出不可了。

八十五师在一九四四年还参加了日军宣称的“中原会战”的洛阳战役。

一九四四年三月下旬，一战区蒋鼎文长官部命令调八十五师师长王连庆（江苏涟水人，黄埔第一期毕业）任十四军副军长，由副师长陈德明代理八十五师师长，陈原任副师长，王连庆原是由十四军九十四师师长于一九四三年调来八十五师的。因王资历较深，没有当上军长而很不满意张际鹏当军长。他来到八十五师，心里明白这是暂时安排，因此，只负师长的名义，一切公务概由副师长陈德明代他处理。斯时日军即将进犯，张际鹏为了使用陈德明指挥八十五师作战，经过蒋鼎文的批准，才正式下达上述人事调动命令。

四月初，蒋鼎文命令十四军防守洛阳地区，并临时发表刘戡为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李家钰），住在十四军军部指挥十四军作战（刘是张际鹏的同乡同学），张际鹏依照刘的意图，以九十四师张世光部防守洛阳城郊，八十五师陈德明部防守龙门一带，八十三师沈向奎部控制在伊河西岸为军预备队。

第一战区共有十多个军，布置在洛阳东、南两地区，洛

阳西面和北面的黄河防守是以李家钰的四十七军负责。不料日军以闪电战方式，很快就击溃了洛阳东、南两方面的各军，于四月六日进逼洛阳城郊。八十五师龙门阵地前面的敌装甲步兵向我守军袭击，从六日下午到次日凌晨，经过激烈战斗，敌军被我击退。蒋鼎文于七日凌晨用电话向八十五师师长陈德明传话嘉奖，表扬这次战斗“打得好”，同日，重庆方面也广播了龙门战事胜利的消息。

龙门前面敌军被击退后，便涌来大量增援部队，并用坦克装甲部队向我阵地猛攻，八十五师缺乏战防炮，无力对付敌人坦克。正当战事紧急之时，蒋鼎文派工兵将龙门水泥公路伊河桥梁作毁，使龙门战斗的守军为之震动。敌人遂更加猛攻，突破了八十五师阵地，我方于四月七日午后将龙门守军撤过伊河，向洛阳以西磁涧镇附近集结。龙门失守时，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团长刘颀康和二五四团团长谢世珍，得悉军长张际鹏要处分他两人，就离开部队走了。这虽是失掉军人本分，也是由于张际鹏平时待人刻薄，在部队中少有威信所造成的。

八十五师撤到洛阳西面磁涧镇后，十四军转达蒋鼎文命令，由八十五师在磁涧镇西边布置阵地，阻止敌人向宜阳方面西进，并掩护各军撤退。八十五师在磁涧镇以西与敌激战三、四日，待洛阳以东部队撤退完毕时，十四军才全部撤到灵宝东南地区，防止敌人向灵宝方面西犯。

八十五师在洛阳龙门、磁涧镇两次作战，受了不小损失，也很疲劳，如再有作战任务，理应由预备队八十三师担任。但刘颀、张际鹏又命令八十五师在灵宝东南大郎庙一带布置阵地，只派八十三师的二四七团归八十五师指挥，阻止日军进犯。

四月中旬，八十五师又与四十七军联络在灵宝东南大郎